

阅读视野

书苑走笔

出版业如何助力全民阅读？

苏禾日

在社会各界共同推动全民阅读的行动中，出版业有着特殊作用。

当年，叶圣陶先生在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的开幕式上专门谈到了全民阅读的问题。他指出：“不单叫要读书的人有书读，还要叫不读书的人乐意读书；不单叫人读了书就完事，还要叫人乐意批评，随时对出版家提意见。换句话说，就是把发行工作的重心放在读书运动上，想尽种种办法让不读书的人读书，少读书的多读书，读了书的善于读书。”此外，他还就减轻读者负担，降低书价，鼓励创作者等问题进行了阐述，论述了

从作者、出版者到读者之间的良性循环问题。

的确，出版业是推动全民阅读的枢纽，关联着全民阅读工作的方方面面，是全民阅读工作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方面，出版是纸质阅读的源头，而纸质阅读是开展深度阅读不可或缺的手段。要阅读，必须有书。正因为有了出版机构的遴选，有了编辑对所出版内容的沟通和打磨，才能确保在社会上流通的书籍具有较高的价值，才诞生了丰富的阅读资源，才能满足不同群体对阅读的需求。也正是通过主题出版的策划，成功的出版本身就可以引领阅读潮流，推动特定领域或话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激发公众广泛的阅读兴趣。

出版业在对过去经典的传承的同时，也是在创造新的、具有代表性的、记录当下这个时代的作品，促进了思想的传播。出版业如此促进着文化的传播与传承，不仅提升了全民文化素养，也能够增强民族认同感，塑造核心价值观。

另一方面，出版是阅读成果的深化，阅读后的创作和出版正是知行合一的创新，正是呈现阅读成果的重要方式之一。阅读、创作、出版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对于知识的传承与创新非常重要。步入信息时代之后的自媒体风起云涌，也是这一关系的网络注解。阅读是吸收知识、理解思想、体验情感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仅是被动接受信息，更是一个内化知识、启迪思维的动态旅程。所以，真正的阅读，本身就意味着读者在理解基础上进行思考，直至产生新的见解或创意。

知行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中重要的概念，强调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在阅读与创作、出版的语境下，这意味着通过阅读获得的知识和灵感被转化为实际行动——即创作新作品。将阅读的内容投入到知行合一的创造之中，既是个体创造力的体现，也是对所学知识的一种活用和拓展，是一种知识创新的实践。

真正的创作，是对阅读体验、行动收获

的个性化表达，而出版则是将这些个体创作推向公众视野，实现知识与思想的广泛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讲，创作和出版是将个人的阅读成果转化为社会共享的精神食粮，使得阅读的价值得到放大和深化。其中，包含着对于全民阅读工作的思考和记录，也是直接产生的成果，进一步推动全民阅读的工作。

从阅读到创作再到出版，是一个完整的链条，体现了知识的吸收、转化与分享，是个人成长与社会积累之间、全民阅读和文化创新之间的良性互动。

因此，出版业不是简单地出好书，让天下的爱书人有好书可读，还要努力推进全民阅读，把工作的重心放到“读书运动”的阅读推广上，让老少边穷地区缺乏阅读资源的人有书可读，让不爱读书的人热爱读书，做到叶圣陶先生说的那样，“想尽种种办法让不读书的人读书，少读书的多读书，读了书的善于读书”，为建设书香中国贡献出版业的智慧和力量。



以文学触碰历史

——访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邱华栋

本报记者 谢颖



近日，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邱华栋的长篇小说新作——《空城纪》出版，六座西域古城在故事中复活，一座座废墟还原成宫殿城池，一个个从人物从史书壁画雕塑中走了下来，有了市声人烟，有了冷暖表情。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邱华栋看来，文学创作要回应时代主题，不断向生活寻找新经验，通过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增强文学的凝聚力，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让历史的城与人活起来

邱华栋生于新疆天山脚下的一座小城，年少时曾去过吉木萨尔县的一座古城废墟，在那些残垣断壁中流连忘返。多年来，邱华栋收集了许多关于西域历史地理、文化宗教、民族生活方面的书籍，得闲了就翻一翻。久而久之，这样的阅读在心里积淀下来，那些千百年时空里的人和事，就逐渐连缀成了可以穿梭往返的文学世界，对他发出遥远的召唤。

多年来，邱华栋也陆续造访了很多地方：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克孜尔千佛洞、约特干故城等等，引发了他不绝如缕的文学想象。

“我写这部小说，是建立在大量史料和实地勘查的基础上，花了30年的时间构思，花了6年时间写成的。”在邱华栋的脑海里，史书里的记载和眼下的废墟交错起来，演绎成无数场景——“一个人物，开始有了生命，有了表情，他们内心的声音冲

撞开了那些本来覆盖于其上的风的呼啸、沙的呜咽，越来越响亮和清晰。”于是，他想复原这些废墟之上的实体，为那些远古的人和事做时间刻度上的呈现。

从结构上来看，小说分为六个部分，《龟兹双阙》《高昌三书》《尼雅四锦》《楼兰五叠》《于阗六部》《敦煌七窟》，写六座古城废墟遗址的故事，如果再拆解开来，则又能分解成30篇以上的短篇。用邱华栋的话说，“小说采取了石榴籽、橘子瓣或者糖葫芦样子的结构，相当于我在尝试着‘装配’这个小说，由短篇构成中篇，再由中篇组装成长篇小说”。

有人会问，那这不是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呢？对此，邱华栋的回答是：“不，这是一部长篇小说，但和传统的长篇小说大不一样。这部小说没有贯穿人物和故事情节，但读完之后你发现，小说的主人公，是六座西域的古城，或者就是西域本身，也可以说是创新了长篇小说的结构和情节。”

《空城纪》的六个部分在题材表达上各有侧重，比如《龟兹双阙》侧重西域音乐，《高昌三书》中则侧重历史人物和帛书、砖书、毯书等书写表达的关系，《尼雅四锦》主题是汉代丝绸在西域的发现及背后的历史信息……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所有的古城故事，都延伸到了当代，在六个部分的最后，小说主人公身临废墟，并发生了和这些地方的深刻联系。

张骞、解忧公主、冯嫄、班超班勇父子……很多在文献中出现的历史人物，也出现在《空城纪》中。“从汉唐延伸到当下的两千多年的时空中，我试图以鲜明的例证，来体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的大量生动细节，表现出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

性，呈现出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邱华栋表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这部小说要表达的主题，对于历史小说创作来说，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非常重要。

凝聚文学的力量

“当一个作家已经写了三四十年，他会开始进入一种有意识的写作状态，我意识到，探寻沉默的档案与考古发掘出来的器物等非常重要，而文学想象赋予它立体的形象。”对于历史小说的写作，邱华栋认为历史小说也是当代小说，是给当代人看的，因此就要带入当代人对历史的判断、温情和温度。

邱华栋是一个高产的作家，虽然有着繁忙的行政工作，但一直保持着高效的写作与阅读，已著有长篇小说10余部，中短篇小说200多篇，还有非虚构作品、诗集等。“我写作不喜欢重复自己，一般左手写一部小说，接下来，右手就写一部非虚构或者散文随笔、诗歌作品等，这样就会一直保持对写作的好奇与热情。”邱华栋的经验是，不断转换写作文体，不断向生活寻找新经验，厚积薄发，才能走得更远。

作为政协委员，邱华栋同样聚焦于文学和文化发展。在他看来，自己的日常工作是团结和服务于广大的文学工作者，作为耕耘于文化领域的政协委员，要广泛团结作家群众，积极做人的工作，在具体的文学工作中解决问题，积极建言献策。

去年以来，中国作家协会积极开展“作家

朋友，欢迎回家”和“做人民的学生”为主题的“作家活动周”，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位各界代表性作家参加了这一活动。让邱华栋高兴的是，“作家活动周”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成功实现文学“破圈”，彰显文学价值，不仅让作家们有了家的概念、家的归属、家的温暖，还让他们有了更强的创作信心和更大的创作动力，更重要的是，提升了中国作协的感染力、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把作家们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作为政协委员，我努力想着，要把所有的文学家，聚合成一支爱党、爱国、爱人民的队伍。”邱华栋说。

几天前，邱华栋参加了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成立7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就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建言献策。“壮大优秀文化人才队伍，培育文化艺术力量，既是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建设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也是保证文艺事业薪火相传、有效履行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内在需要。”文化人才成长发展是邱华栋履职的持续关注，他希望不断培育人才、发现人才、珍惜人才、凝聚人才，推进新时代文化繁荣，助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专栏·文明的足迹

今年8月，被称为国内首款3A游戏的《黑神话：悟空》全球同步上线。上线仅一个小时在线玩家就超100万，首月销量超2000万套，刷新国产游戏销售纪录。互联网游戏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前沿阵地，《黑神话：悟空》完成了一次成功的文化出海，外国玩家被中式审美及东方的浪漫故事折服。与游戏一并进入热搜的，还有《西游记》原著及山西众多寺观文物遗存。

在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中的传播史上，《西游记》由戏曲、说唱，特别是宝卷、图像等故事群落组成，其产生演变处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此后与现代传播手段紧密联合，也是文学名著改编的“宠儿”，焕发着巨大的“IP”能量。早在1982年，杨洁导演的25集古装神话剧《西游记》即在中央电视台试播，至1988年25集全部播出。《西游记》89.4%的收视率成为当时电视节目收视率的奇迹。更值得关注的是，在《黑神话：悟空》的带动下，这部电视剧海外观看量达400万次，带动了新一波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热潮。

在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中，《西游记》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塑造的鲜明人物性格、实现个人价值的生成成就感、传递的坚韧与勇敢品格深深扎根在民族记忆中，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星空中闪亮的星辰，并在现代传播手段加持下越来越贴近地走向民众，风行海

来自民间、走向民众的《西游记》

李岩

内外。

《西游记》取材于真实历史事件：大唐高僧玄奘西行取经。贞观年间，大唐高僧玄奘为了追求佛家奥义，自长安出发，历经百余国及万千险阻，沿古丝绸之路抵达印度，带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将所见所闻口述形成《大唐西域记》。这部记录了亚洲腹地山川风物、历史习俗的作品诞生后不久，就被传播的力量赋能。玄奘的弟子为了适应当时传播的需要，在《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将法师的部分经历用神化、夸张的笔法讲述给大众。

南宋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出现成为玄奘故事走向更广泛受众的重要节点。这部话本以“猴行者”（即孙悟空）的经历为主线，贴近人民对于敢爱敢恨、性格果毅、本领超群等的情感寄托，也是吴承恩（民国年间由胡适等人认定为作者）创作《西游记》重要的灵感源泉。元代取经题材作品《西游记杂剧》出现了唐僧师徒四人、白龙马这五个核心角色及“唐三藏路阻火焰山”等重要

情节。

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通过副牌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新中国第一个《西游记》标点、注释整理本，至今已有70个年头。这个对中国读者产生重大影响力的版本以明刊本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为底本，参考多种版本本校整理。出版70年间，《西游记》原著以更加规范、严谨的样貌呈现给读者，让在新媒体赋能下腾飞的《西游记》IP有一条通向经典原著的通道。

1927年，上海影戏公司出品，但杜宇执导的电影《盘丝洞》成为《西游记》与现代传媒手段的第一次握手。自此，《西游记》成为电影、电视剧、动漫、动画、游戏等诸领域的创意源泉。尤其是悟空，在每位读者心中，都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孙悟空。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植根于人民的生命力，也是《西游记》具备广泛传播力的根本。

《西游记》的每一次IP改编，其呈现的视觉化场景的原型，都会让“西游迷”们燃起回到改编现场的冲动，借此拉动了当地文旅产

业的发展。以《黑神话：悟空》为例，其中的36个古建筑场景取景地，山西就占了27个。除了早已经“火出圈”的云冈石窟、应县木塔等古建筑外，玉皇庙二十八星宿、铁佛寺二十四诸天也借助悟空的力量，刷爆各大旅游平台。

值得关注的是，在跨文化、跨艺术门类的赋能下，由法国著名作曲家洛朗·佩蒂吉拉尔担任作曲、著名舞蹈家王亚彬编导的舞剧《西游》，融合《西游记》故事内容及西方交响乐、中国民族舞蹈于一体，以悟空的视角和环形的结构，用新形式呈现了《西游记》中的主要故事，让悟空成为更具有现代人格意志的英雄，成为2024中法文化旅游年的亮点之一。

文化出海彰显了中国的文化影响力，一个筋斗云飞出了十万八千里，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西游记》以不断更新的生命姿态飞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心中。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成员）



有趣味的读书

杨建平新书《一书一票》出版

晓宁

不久前，杨建平先生的新书《一书一票》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分“时代与改革”“社会与进步”“人生与思考”三部分，推荐了作者收藏的百余种书，每篇推荐以一篇短文和作者为图书绘制的藏书票两部分组成，并附书作者签名赠页照片。

《一书一票》是一本别开生面的书，推荐的都是近几十年来的名家之作；它还是一本值得品赏的书，它告诉我们，阅读不仅是学习，也可以成为一种艺术，一种“趣味”。

这里的“趣味”非指玩乐，而是指通过个人的才华和创造，把生活中的一般性行为

和事务升华为一种可观可赏的审美艺术。周汝昌先生曾经指出，中国文化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把一切实用的技能艺术化起来。杨建平先生的新书，就具备了这个特点。

为什么要做这样一本集文学、绘画、收藏理念于一体的谈读书的书呢？这源于杨建平对读书和藏书的热爱，让我们来看看他自己的介绍：

我出生、成长在一个偏僻的农村，从小喜欢读书，但缺书读。参加工作后，一有余钱，我就买书。后来到报社当记者，因采访之便，偶尔得到一些作者的签名书，就收藏起来，不舍得示人。

一次搬家时整理书柜，我发现签名书积少成多，进而觉醒：把收藏“作者签名书”作为一个业余爱好，岂不快哉？就这样，我收藏图书，从“遇”而藏”进入“‘求’而藏”——列出自己认为有收藏价值的名家名著，想方设法去“求”人名。“挖掘”了十几年，我得到了四百余位作者的五百余册签名书。

不忍笔不读书，是我多年养成的习惯。对于签名书，我不动心“破相”，就将感悟、联想、疑问、类比等写在便笺上，夹在书里，多年来也积累了不少。我曾刻过自己的“藏书印”，后来，觉得弄藏书票挺高雅。一次参观藏书票展览，发现了“手绘作者肖像藏书票”，我豁然开朗：可以手绘藏书票啊。读中学那会儿，我在文化宫学过几天绘画，于是，我捡起画笔，开始尝试绘制“作者肖像藏书票”。

当了政协委员之后，恰逢政协开展“书香政协”活动，我从偶尔手绘藏书票变成“有计划、有步骤、成系列”地手绘藏书票，再把读书写的札记加以整理，一张肖像藏书票对应一篇读书笔记，形成了“一书一票”的架构。

这本书就是我从绘制的150多枚肖像藏书票和整理出的150多篇读书笔记中遴选出来的……

《一书一票》的出版引发了读者的强烈兴趣。在不久前召开的读书会上，读者与作者互动热烈。有人认为：“一书一票，串起一颗颗思想的珍珠，不仅照亮走过的阅读之路，更是吸引、照亮、催促走向未来阅读进步的阶梯。”有人表示：“读你的《一书一票》非常惊喜。怎么就能想到这样的创意呢？真的很特别很有意义，对于作者、读者都是一种全新角度！”

《一书一票》更是赢得了不少委员和书友们的热情支持和喜爱。于洪君委员表示，“寻书，藏书，读书，同时又画作者肖像，制作独特的藏书票，是一个艰苦的文化工程，体现了作者的情怀、见识、韧性。”连辑先生认为，“藏书票是一个舶来品，也是小艺术品，手绘作者肖像藏书票更是稀有。作者能做到一本书一个独有藏书票，难能可贵。书中收录的作者大都是中国当代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界的风云人物，肖像传神，加持文字评点，更使这本书不仅独特而且珍贵。这是一项独特的文化工程。其中对许多书的作者和内容的精彩点评，既有‘读得深’，又有‘站得高’，还有‘点得准’。”刘恒委员直接留言：“写的画的我都很满意，我最近出书再签名给你！”

《一书一票》里有一篇《党史的新解读》，介绍了著名军旅作家金一南的《苦难辉煌》。金一南对于其简短但富有特色的文字和那张专属于《苦难辉煌》的藏书票十分欣赏。他说，“画历史人物，也是书写历史的一种方式，我喜欢这种方式。”

中国文化里的“趣味”，讲究的是一种品位，一种底蕴，一种审美素养。今天我们大力倡导读书和培育阅读文化，我们应该如何读书？如何让越来越多的人爱上读书？这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杨建平先生的新书《一书一票》，无论是从形式和内容上还是出版和传播上，都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启发。



《一书一票》读书会现场